重修兩淮鹽法志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七

雜紀門

藝文三

議說

國朝

姚瑩上陶制府論籌濬儀河議

儀徵縣運鹽河向有內外二道外運河自由閘出江至猫兒頸達掘鹽洲內運河自江都之三汊河東北受淮水由石人頭入境經朴樹灣梁家灣五帶子溝又北受本境山水過新城遶東門至天池商垣越攔潮閘南運

外運河匯此爲屯船入運之河道而民間百貨亦賴此二河運載上下數十里民田藉資灌溉通商利民至便亦最要也數十年來二河皆有更易內河自三汊河之挑壩廢淮水直入瓜洲入儀之分流小弱新城以下日形淺澀天池久已淤墊惟賴江潮自舊港南口灌入新城援濟故屯船至此改由臥虎閘南轉出舊港門達捆鹽洲商鹽垣捆改爲洲捆盡由於此此外河由沙漫洲外突漲盛灘江溜南趨內添沙埂一道土名迴龍洲壅塞江流大船不能停泊改於老河彩受載子鹽䑸船亦改由泗源溝駁運出江此內外二河運道更易之原委也

河道屢易而愈淺非但鹽艘不便而民間百貨阻運圩田引灌無資尤其苦之嘉慶十六年二十年士民屢呈請大濬二河挑截盛灘且有民人張益安等赴都察院呈控先經前廳於盛灘上穿挑引河旋即淤墊議者以爲苟簡當更大濬前憲三次委員勘估皆以爲當興大工濬治俾江淮合流以刷淤通運道道光二年奏借江甯江蘇安徽三藩庫及運庫銀三十萬兩內河自石人頭至礬水閘分工十五段委文武三十一員承挑外河自沙漫洲盛灘至貓兒頸工分十二段委文武十三員承挑是年十一月興工次年三月工竣土方銀用至三十

七萬兩然不數年復形淤淺今內河惟春夏水盛時屯船尙可由新城出臥虎閘到洲一届秋冬水落梁家灣以西卽淺阻不通屯船皆由瓜洲轉江入貓兒頸口至洲解捆外河亦惟春夏水漲沙漫洲內水可通舟下注運河屯駁船出入尙便及秋冬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以上節節斷流來源已竭獨賴泗源一溝引受江水橫流有限下段河道亦多淺澀而貓兒頸口門江潮出入停淤屯船至此不能徑達鹽洲不得已移捆場於安莊商費既多而隆冬嚴寒夫工往來跋涉六十餘里苦不勝言闤闠之閒百貨絕迹矣職上年秋閒到任目

擊情形迺計十月以後不惟屯船不能到洲且江水小落異常貓兒頸口門外必更淤淺恐屯船不能入口則移捆安莊亦復無用稟蒙憲臺准將該處口門及河中淺處酌量僱撈迨後江水果小而屯船得以徑到鹽洲幸無誤捆然此不過爲屯船到洲之計未及全河大局也及十月後沙漫洲江水不入捆鹽洲頭以上斷流竊以運河下段之水無源僅恃泗源一溝進水甚形淺弱雖有貓兒頸江潮進至究係客水不能存住且源弱則下流無力潮沙更易停淤意欲疏通上流當經督同署批驗大使張梓林帶同弓丈營繩親往探量自洲頭起

至沙漫洲口止長約八百餘丈工費頗多其口門外盛灘阻塞似當挑截以引江流而訪問士人稽查案卷則前此挑辦不過數年旋復淤漲大工不能屢興設法當期久遠是以未敢遽聞今年春夏雨澤稀少江流愈小沙漫洲遲至六月後方能通舟現探水勢不過三四五尺不等一經霜降水落更易涸枯不但民閒貨船不通且下段運河無源之水本不足恃更恐潮汐停淤並去年所撈之貓兒頸口門復將淺阻若非未雨綢繆所關非細風聞士民亦多懷慮議論紛紛有求大挑內外兩河者有求挑截盛灘者有欲挑復天池舊制及三汊河

挑𡓁者有欲於沙漫洲下北新洲江邊別開新河者斟
酌輿情考鑑前車竊見淮水分流到儀力弱僅可取其
濟運斷難望刷江潮洲捆久已相安天池通塞無關利
害所有請復三汊河挑𡓁及重濬天池之說應毋庸議
內河工程但需將梁家灣以下淤淺地段擇要興挑即
可濟用然由瓜洲入貓兒頸猶有轉江之船則目下情
形尚可稍緩惟外河運道若再梗塞則束手堪虞是此
時不得不暫置內河先治外河最急之工矣急工莫如
搯鹽洲以上暢引江流以大其源益寬泗源漸以充其
延加撈貓兒頸以通其委誠使上流通暢則江源順下

不惟濟運並可刷淤特沙漫洲口有鹽攤梗其外迴龍洲梗其內姑論工費浩大勢難舉行且甫濬旋淤金錢可惜或者別開新河之說尚有可採查別開新河之說從前卽有民人呈請者其時方議興大工故置未用今大工已興而鹽灘如故似未便再蹈前轍特開引河必需相度江勢土性之宜如果上迎江溜近達鹽洲而經費不甚繁鉅民閒無所窒礙自當俯順輿情咨與儀徵縣令延訪紳耆詳加履勘通盤籌畫請示遵循所有儀河亟要不得不先事籌備情形謹先繪具通河大局全圖以聞

姚瑩上陶制府附淮北溢課融銷南引議

竊瑩前擬丁酉綱淮南引鹽提出二十萬引援從前江北融南成案融銷淮北溢額票鹽以票稅經費盡補淮南報部正雜錢糧其不敷雜項於淮南牘引內加帶足數並請淮北票鹽自丁酉綱起每引加帶雜項二三錢開摺面呈蒙諭恐有窒礙未許瑩再三籌度本年淮南商納丙申綱奏銷課銀均已力盡計在岸在途及未請未運各綱殘鹽不下兩綱有餘非兩三年不能完竣再加丁酉全綱引額亟鉅恐年來奏銷尚不止於本年之棘手且丙申綱許尉二商退懸之引已費盡籌畫始得

完公丁酉綱許尉二商引數既無商認而見運諸商自顧不暇其勢亦難再行加派即食岸中如甯國一府引額九萬有奇來年七折行鹽尚形積滯安慶亦多懸引雖提融二十萬引未足濟事然較之辦運全綱究覺寬舒即以融運引內稅銀抵退懸引之課其中亦爲有益必使商力稍紓楚鹽暢銷乃可再行加派上年淮北乙未奏銷案內溢請票鹽二十二萬餘引已奉奏明留爲下綱造報本年應辦丙申鹽前據海州分司言非撥四十萬引照票不敷給販司中已照數印給合淮北上年溢請之鹽七十餘萬除代銷淮南二十萬引尚存五十

餘萬以之造報票鹽正額與應行帶殘及撥補江運不足外仍多十餘萬引留為下綱淮北之用名雖融北實於溢請票稅內畫補並非又需加引行鹽似不致有窒礙如不請融撥而本年票鹽仍須請運四十餘萬引不能減少至年底奏銷其存溢請四十餘萬引萬一部中以淮北歷年俱有溢請令溢請票稅儘數報撥來年另行照額請辦豈不益增課額況淮北加帶已戊殘鹽丁酉綱即可帶竣此後祇應引少販多本年如蒙奏准融銷淮南二十萬引將來或多或少或停皆可因時酌量合再稟陳祈飭童運判商定以便敘詳請奏

姚瑩上陸制府建瀛變鹽法議

嘉慶道光間兩淮鹽法之敝極矣淮北無商陶文毅力行票法而轉盛獨淮南未及變法僅奏請數端減輕課本以恤商而已當時雖云恤商而病根未去淮南鹽法仍未有變也病根奈何一曰出鹽之場竈一曰銷鹽之岸店二病不除鹽未見其可矣道光十六年文毅嘗謂瑩曰有勸淮南並行票鹽者可乎瑩曰淮北課少而地狹淮南課多而地廣其事不同夫票法之善以去商販之束縛而民便之也有票販有水販票販納課赴場領鹽運至西壩而止爲時數月行內河數百里耳水販則

皆淮北引地諸府州縣之人至西壩買鹽而歸散售於州縣食鹽之戶請之水販官惟責課於票販而不問水販票販惟售於水販而不問食鹽之人地近而易從此其所以善也淮南不然其引地遠在楚西三省且有長江千里之險若行票法則票販斷不肯赴場領鹽且冒險千里運至楚西其遠者運及儀徵而止耳楚西水販亦斷不肯冒險售鹽於淮南如此是楚西無淮鹽也三百一十九州縣之人能淡食乎惟驅使食蜀粵之私耳淮南鹽既無所銷售課將十去七八

國家何賴焉文毅乃止然至今日文毅之法又窮於淮南

矣昔者瑩嘗再護運司庫儲實銀常三百六十餘萬歲解京外諸餉未嘗告缺今司庫存銀纔十餘萬京外諸餉積欠又數百萬官與商皆爛額焦頭相顧束手矣淮南額引一百四十餘萬儀徵改捆歲常七八十萬猶以為少今頻年儀捆僅三十萬捆工數萬人餓者大半環監掣號呼乞活而無以應之殷商運鹽能行二三萬引以上者不過十餘家新綱每開幾於無商可派積引如山復多懸而無著運司計窮惟以牽由舊章四字藉口藏拙大府籌議補救又沮格不行商人困極無如何矣十一月十九夜楚北停鹽忽被天災焚去四百餘艘逃

存不過三分之一淮商課本一炬而去四百餘萬衆商

聞之魂魄俱喪同聲一哭相與僉呈告退通計淮商資

本不及千萬今一炬失其大半欲責其運行千餘萬金

之鹽以輸

國課恐加以嚴法而不行此誠危急存亡之秋更甚於道

光八九年閉矣尚能無變法乎變法奈何曰法半倣者

猶可補救圖全今倣十之八九如病者僅存一息耳非

大瀉大補之不可大瀉大補者減緝私之費以收場竈

之鹽撤楚西岸店以免匣費之弊而已夫緝私之途不

一自鄰私外以江船夾帶之私場竈透賣之私爲大江

船透賣七八出於場竈其病由垣商相時謀利不能多收竈戶之鹽竈戶不能枵腹以死也勢不能不私售於梟販例禁雖嚴而無所用若清查場竈實數每竈出鹽若干分爲四季垣商收不盡者官爲收買俾竈戶得以生養何必犯法售私乎垣商之鹽以備商運官收之鹽以應官辦口岸較之用銀買自垣商者貲本不更省乎官辦鹽本既省何致復有欠課第收鹽之費不貲司庫不能復籌此款則莫如減緝私之費以收鹽計無善於此者蓋緝私一項歲常費數十萬大抵有名無實不過委員稍分梟販之利益其私橐耳無益於公久矣今大

加裁汰第存扼要之所數區及總督隨時賞犒委員之用可減省其費之半飭淮南二十場大使責令按季收驗報明備用如有短欠不實嚴定處分官運口岸之委員無須鹽本但須運岸之費是去緝私之虛名拔梟私之病根而益官岸之實用此其爲大補者也楚西岸店其弊無窮始爲商人賣鹽收課本而設旣乃爲地方文武取用不窮之府乾隆中卽有匣費之名屢經裁減迨道光十年奏定每引四錢以銷鹽之數計之也而不肖有司則不計銷數而定歲額楚岸七十萬西岸四十萬不問費所由來第以額定賂規爭取之而已近十餘年

楚岸日增至一百餘萬蓋名爲歲額而有重支有豫借習以爲常是無增額之名而有加費之實也復有往來遊客隨時抽豐不能定數蓋自總督鹽道以至州縣委員無復念商情之苦者矣楚西岸店之人無非淮商親友復借有司之掊克貪求而浮報用數分潤入已此所以歲至一百餘萬也夫以銷鹽一引輸銀四錢計楚西匣費年僅當數十萬耳而違例妄取加增之數及於百數十萬試思

國家歲課幾何尚年欠百數十萬而入有司之腹者反絲毫無欠且重支豫借過於其額今中外度支如此之絀

聖主日夕憂勞大小諸臣食何人之祿不能為
國分憂而相與營私蠹耗於公如此其無愧於心乎楚鹽因岸店所在漢口人煙稠密無地建倉又時有火患是以皆船泊省會由鹽道給發水程聽各縣水販子店分鹽散售然自九江大姑塘以下楚西二境二十餘州縣皆坐視鹽船之過而不能買商鹽仍須自省運回價值安得不增是以人情不順皆爭買船戶之腳私商鹽為例所拘轉不許開艙售賣此成何理耶法令皆相束縛以困商民及其敝也
國家亦暗受其害而不知夫為法而病商民以至病

國猶斤斤守之而不敢議此非愚也私耳昔陶文毅原奏本有僉商於黃州等處認運口岸之議而楚鹽道詳稱設店即有應用經費恐不肖商夥影賣腳私致漢岸水程無從稽查西鹽道則稱所僉之商新置店屋鹽倉以及岸店辛工日用核算店費浮於水販赴青山領鹽水腳商力難賠仍必增入鹽價似多窒礙遂格不行夫添店僉商誠有如二道所云者然實則假爲公言以陰遂其就近魚肉商人之計且既有省店又於中途添店資費皆須重出故不願行今不僉商添店但令商鹽船至九江大姑塘即准其開艙分給水販子店運售或自至

各府散售其楚西岸店皆撤有留者官不必問但令赴
兩鹽道請領水程一如淮北票鹽西壩以上官爲稽查
西壩以下但給水程其餘聽之則官民皆便火患胥除
兩省匣費仍遵定例按數由淮商完納運司委員批解
交兩鹽道分給如此則岸夥無自浮開不肯有司無從
重支豫借遊客無騷擾可省匣費百萬設本商願在靑
山或九江大姑塘一帶立店者聽之可也楚西接界卡
要之地緝私文武照舊設立其費亦令商納司庫備文
批解鹽道不許私取於商蓋鹽法本爲
國課羣下收其餘利以資辦公可也然亦止可十之一二

今正雜課纔三百數十萬而岸費已百數十萬是三分而及其一盛時猶爲違制況彫壞至於今日歲完正雜課不及二百萬而岸費猶一百數十萬有加無已雖幸衆爲諱匿

上無嚴譴其如商力不支何哉今以淮南之姑塘九江當淮北之西壩姑塘九江以上旣處處稽查嚴密姑塘九江以下大開法網去其束縛聽商售賣但約以水程邊卡仍設官緝私地方官毋庸責成銷鹽分數則文武不能額外多取店夥不能影射汚閉遊客不能抽豐騷擾然後岸費之浮增可節而正雜課之輸納可盈蘇商之困下

利民而上利

國中不失辦公之資楚西文武衙門及委員店夥俱有人心宜亦無怨此其所以爲大竄者也誠使大府原議諸條須行而益以大補大竄之法是雖不行票鹽而實半師其意淮綱其猶可立乎

姚瑩上陸制府建瀛九江卡務情形禀

淮運司咨奉憲臺札准湖廣督憲咨據湖北鹽道詳見在存河引鹽均已銷盡在途殘鹽又未運到民虞淡食人心不無惶惑咨請速催令開行在途殘鹽及已捆新鹽趕運來楚接濟民食等因到職總卡當經行令九江

卡員飭自七月二十八日至見在止陸續過卡商販殘鹽新鹽暨倡導官運引鹽若干引在陸家嘴已賣若干引分在各州府縣行銷若干引尚未銷售者若干引見已在途未到漢岸者若干引逐一查明稟復去後茲據九江卡員洪國柱許乃常鄭士彥周貽孫等稟稱九江設卡以來自七月二十八日起至九月三十日止其過卡仍歸漢岸銷售者舊鹽六萬八百餘引又改新換照鹽六萬四百餘引又官運及商販新鹽自八月二十三日起至十月十五日止過卡鹽共二萬二千九百九十引卑職等細詢水販等據稱鹽船有赴漢岸發賣者有

在沿途及陸家嘴陽邏等處發賣者職總卡伏思新章在九江設卡並非在九江設岸所有商販運楚鹽船到九江卡稽查截角後聽商販自往湖北各府州縣發賣官不過問即所稱在九江發賣亦係停泊隔江北岸湖北黃梅縣轄之陸家嘴地方並非江西地面是以楚省之鹽散售楚省之人非如向來聚在漢口一岸可以稽查銷數之暢滯又查楚省向來年銷不過五十餘萬引春夏爲滯月秋冬爲暢月四六分計秋冬六箇月暢銷亦不過三十餘萬引見在除赴漢岸及各府地方外十月半前商船皆停泊陸家嘴發賣日來水小闔各商船

尚須前泊陽邏地方發售亦係黃州府轄距漢口不過數十里通計自七月二十日至今僅兩箇半月過卡新舊鹽已十四萬四千二百餘引內有新鹽二萬二千九百餘引足抵舊鹽三萬四千餘引尚有已報開江及陸續捆運之鹽若十一月運到九江再得二十餘萬引楚省似可不虞淡食不得以漢岸一處聚集之鹽較向時少數遂指爲民閒淡食之據且楚省如果缺鹽則水販聞有鹽船所在必自蜂湧而來今水販來者雖陸續不絕並未見其蜂湧則是各路尚非眞缺鹽之明證也再江西省岸存鹽年內總可銷盡而西省商鹽至今僅到

一萬餘引尚望趲催後運爲要除再飭各卡員遇有到卡鹽船隨到隨放不許片刻停留外所有見查驗船過卡引數及停泊發賣均係在湖北地方並非在九江銷賣情形合併查明稟陳鈞鑒

再風聞湖北川私潞私充斥而來商運淮鹽在漢岸者尚有存積未銷之數甚多楚省並不緝私但以缺鹽爲排擠兩淮題目見密遣人往漢口查訪但恐不足爲憑可否仰請憲臺飭委明幹地方府廳一員前往密查商鹽尚存若干私鹽是否充斥實在情形稟覆先行入奏以免楚省藉口缺鹽先行上章又聞勞光泰有上書盤

臺爲楚憲覺其不便追回之事未知果已追回否勞光泰書稿鈔傳者甚多中言鹽價一層最爲可惡不但其心不可問且使願辦淮鹽者見之疑阻殊礙招徠伏讀憲臺新札運司未盡事內一條有前算成本未計水腳程費而價有長落則當因地因時令各商立一公局定價傳單不許私行長落至減不得在四十文以內至長不得出五十文以外等語此一層大妙似宜會同楚憲出示兒破邪說不可遲也又聞有議糧船准帶官鹽者此事甚有關係姑無論糧船借此夾私所邀文武員之敢問且糧艘專載

天庾粟米一經裝鹽則淌滷之後不可裝米從前水手私帶有限不過頭艙梢艙私載而已若准帶官鹽則旗丁衛官皆思牟利官鹽外任意夾私將頭艙梢艙滿載併及正艙設使來年米到通倉黴變有人以准帶淮鹽之故歸咎兩淮則大不便且裝鹽之船難久改造經費不貲此不可不深長思也尤有慮者本年新商不過二三其七八仍是舊商竭力本年既令多運新鹽又令代完舊欠各商當火災之後復受此重困派領之鹽至今無力捆運轉瞬新綱須開不及數月即當奏銷前此認運之鹽既多未運無課可回商情趨利際此旺銷之時如果有

力誰肯束手坐誤雖有嚴刑峻法不能驅迫無如之何能無相與倒斃乎聞汪福茂姚臨宇鍾福盛皆已支絀萬分倒罷甚速其次支允祥亦可憂也夫淮綱所以搘撐至今者乃有三五殷商也相次倒罷誰與支此大局乎昔者徽商如鮑有恆江廣達西商如王履泰尉濟美皆挾千萬金資本行之數十年及其敗也不過三四年豈惟奢淫亦由多運滯銷轉輸不及其次如莊玉興許宏達貲本原不甚厚而以頻年派運有加無已旋即身亡業歇又如浙商黃潆泰原辦數旗竭力奉公寘多容本及其亡也亦即倒歇數旗惟存溥生一旗勉強支拄

雖門面尚存時為債主追呼僅存包振興一商稍稱殷實然貲本亦不過二三百萬今惟振興咸吉二旗為一股元泰元慶為一股自癸酉年年滯銷成本占擱貲力愈不如前然此數旗年來兩房合計尚辦十餘萬引在目前以為殷實矣然較之往昔猶其小焉者耳一再擠之倒罷亦易運司迫於奏銷不得不行派運而年有所加成本占擱亦多其無力運行者情勢然也此時新章初立招徠雖云不乏然尚未見有能辦三萬五萬引之新商若不將此數舊商保護大局果何所把握乎瑩意新綱之開但得萬餘引即可以開其端且儘新商招徠

以辦來年二月奏銷俾各舊商將鹽捆運到岸行銷半年之後其氣稍紓轆轤回課再辦來年綱鹽以副八月奏銷新舊相與維持淮綱庶可無慮耳夫鹽務以轉運爲要今各商認運六七十萬引時已數月報運出江者寥寥到楚西二卡者纔數千引併官運計之不及三萬新引運鹽已見其難轉輸更何從問以一心退伏之人迂拙之見久不合於時賢或有以囊括相勸者顧念以憲臺之明見知非同恆泛若以避嫌之故緘默不言旣負知己且無以對

聖明輾轉三思用敢曉瀆爲此曲突徙薪之計惟希鑒其愚誠

辛甚

包世臣淮鹽三策

鹽法以兩淮爲大講言兩淮而以類推之說者皆謂私梟充斥阻壞官引遂以緝私梟爲治鹽之要此下策也兩淮鹽境西盡兩湖北至河南之歸陳光而東下盡徐州南自江甯沿江以西盡江西之域幅員六省約食鹽二百萬引係康熙初年計口定額今戶口之增無算而每年常綱銷三五十萬引則私暢官滯之說似矣然私有十一種梟私特其一二而爲數至少正引額三百四十觔而淮南捆至五百餘觔淮北且及倍此官商夾帶

之私也官鹽船戶自帶私鹽沿途銷售者船私也灌安襄荆鄖者潞私也灌宜昌者川私也灌永寶者粵西私也灌南贛者粵東與閩私也灌歸陳者蘆私也灌饒州甯國者浙私也回空糧艘夾帶以灌江廣腹內者漕私也又有各口岸商巡捕獲私鹽入店名曰功鹽作官售賣而不遵例按觔配引輸課者功私也其潞蘆粵東西閩浙之私皆鄰境官商轉賣越境之鹽漕私亦買自天津公其口岸及淮南之江甘總惟潞私有梟販夾雜其中而川私與淮北鳳潁泗之私爲梟徒自販耳梟徒之首名大仗頭其副名副仗頭下則有稱手書手總名曰

當青皮各站馬頭私鹽過其地則輸錢故曰鹽關爲私
販過稱主交易故又曰鹽行爭奪馬頭打仗過於戰陳
又有乘夜率眾賊殺者名曰放黑刀遣人探聽名曰把
溝巨梟必防黑刀是以常聚集數百人築土開濠四面
設礮位鳥鎗長矛大刀鞭鎚之器畢具然相約不拒捕
非力不足也知拒捕則官兵必傷敗恐成大獄阻壞生
計耳淮南以深江孔家涵子爲下馬頭而瓜州老虎頸
爲上馬頭淮北以新壩龍苴城爲下馬頭而錢家集古
寨爲上馬頭大夥常五六百人小亦二三百爲昔强
很有技能猶莘文武吏卒利規賄緝捕不盡力上司催

促甚則商之伙頭取其役使數人以鹽數百千觔解交
名曰送功若皆認眞巡緝使梟徒曉然其知私之不能
復販則解釋仇怨并力以爭一旦之命其爲害豈特十
百於阻壞鹽法而已哉官船舊時受載大者三千引小
者亦千餘引每引水腳銀一兩一年受載兩三次故船
戶不俟爲姦而自足今船一載需年半乃能回空而大
船才受七八百引小者三四百引水腳如舊而埠頭之
抽分較前四倍船戶所賸以酬商夥商廝而猶不足約
計造一船之費以萬計每年須歸船主官利銀二千每
船舵水四十人半食之費并蓬纜油索每年又需二千

計年半非得銀六千兩則不能償本皆取給於賣私官商夾帶加觔十已浮六益以船私比水程所載引數不啻三倍官船與私梟皆集儀徵儀徵改掘之所婦女掃共腳鹽已敷饑民之食而大小官吏皆指老虎頸爲私窩百計設禁而不知其去路知者以爲言即獲咎於商而爲大吏所不容掩耳盜鈴事同兒戲竈戶燒鹽售與場商而場商於停煎之時舉錢濟竈比及旺煎以大桶中其鹽重利收其償竈戶交鹽而不得值非透私則無以爲生故商私之鹽本則浮取於大桶水腳則隱射於水程又無官課故有識之士爲之說曰鹽暢而引滯商

贏而課絀然官引到岸先賣商私而船私則賣於中途又在商私之前課既甚絀鹽官不能不誅求於商贏者終歸於絀暢者終歸於滯病勢相因莫洞其源而皆曰緝私甚者則釀巨案否亦徒增官費而無成效故曰下策善治鹽者有上中二策中策有二一曰稽查火伏一曰烙驗官船場官有火伏簿扇以查竈煎之數竈有定額一竈一日夜煎鹽一鐅有定觔名曰火伏嚴禁大桶重利飭竈戶所有之鹽場商盡數收買則梟徒無所得鹽而私之源清矣運官鹽必以官船律有明文官先按船編號排甲量其載之所勝烙於船而注於冊載不及

九分則不准開行而私之委清矣革除埠頭浮費而於口岸建鹽倉船至即卸鹽上倉不過兩月船自載米煤等物順流而下船得倍利並以便民是雖不足以杜越境之私而官商既不能賣無引之鹽又不能使船戶帶私以代水腳是徒無從得鹽則眾自解散是亦可以提行鹽課而無滯銷之慮矣若夫上策則裁撤大小管鹽官役惟留運司主錢糧場大使管竈戶不立商垣不分畛域通核見行鹽課每觔定數若干各處雖難盡一斷可不致懸殊仿照行鐵硝之例聽商販領本地州縣印照赴場官挂號繳課買鹽州縣發照後一面具詳運司

查核則場官不能乾沒正課而運司與場員俱有平餘州縣亦藉鹽照紙硃之費津貼辦公長江大河轉輸迅速民間鹽價必減於今十之五六而私鹽十一種皆輸官課課入之數倍於今梟徒化爲小販不至失業爲盜賊以擾害閭閻撥出見行課額仍歸正供酌提盈餘增翰詹科道部院司員之養廉略如同通使京職不爲債累而外放取償於所屬衝繁州縣量設公費使廉吏可以不浮取於民而無賠累是一舉而公私皆得衆美畢具千年府海之腦一朝蕪草六馬朽索之懍萬世無虞者矣

李祖陶鹽不設官議

鹽爲天地自然之利煮於海曬於池汲於井皆可成鹽爲民生必不可少之物榷之以爲軍國之需實足補田賦之所不及故漢以來善治財者非必加派田畝及若唐之間架陌錢宋之青苗市易也大都取足於鹽耳然或處處張官設吏以牢籠之則利不歸於上亦不及於下而盡中飽於官與胥故予欲鹽直賣與商人也唐劉晏之爲轉運使也專用榷鹽法充軍國之用時自許汝鄭鄧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汴滑唐蔡之東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爲鹽吏多則州縣擾故但於出鹽

之鄉置鹽官收鹽戶所煮之鹽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自餘州縣不復置官其江嶺閒去鹽鄉遠者轉官鹽於彼儲之或商絕鹽貴則減價鬻之官獲其利而民不乏鹽始江淮鹽利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六百萬緡由是國用充足而民不困顧亭林日知錄引松江李雯之論謂鹽產於場猶五穀之生於地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則國與民兩利此蓋以天下皆私鹽即天下皆官鹽也謂其言鑿鑿可行今日鹽利之不興正以鹽吏之不可罷也且云行鹽地分有遠近不同遠於官而近於私者民不得不買私鹽既買私鹽則興販之徒

必多於是盜賊甚而刑獄滋矣予少居崑山常熟之間
爲兩浙行鹽地而民間多販淮鹽自通州渡江其色青
黑視官鹽爲善及遊太原所食皆番鹽堅緻精好此地
利之便非國法之所能禁也明知其不可禁而設爲巡
捕之格課以私鹽之獲每季若干爲一定之額此掩耳
盜鈴之政也其言如此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至道光
初年陶文毅公總制兩江兼管鹽政始本海陽李侍郎
贊元之說奏行票鹽然止行於淮北而不行於淮南淮
南以食鹽利者衆把持而阻過者衆也然私鹽愈多官
鹽愈滯課不足額官疲而商亦疲馴至湖北塘角火災

漢岸鹽船被燬幾盡天變於上人怨於下雖欲不變其法不可得矣於是兩江總督陸公建瀛敬陳淮南鹽務恤災必先興利興利必先除弊謹酌擬章程恭摺入奏大意謂淮南鹽務之疲壞實由口岸之不銷其不銷之故則在官價昂於私價官本重於私本而成本過重之故又在銀價日貴浮費日增爲今之計欲暢銷必先敵私欲敵私必先減價欲減價必先輕本欲輕本必先裁省浮費攤減科則竊謂今日大弊莫大於利不歸國亦不歸下而歸於中飽之人淮南引地首尾四省仰食於鹽者官則文武印委等員吏則大小衙門書役以及商

夥商販商船不可億計一議整頓則必羣起而撓之造謠挾黨恐嚇挾詐必使良法中止而後已臣受恩深重不敢以帑項正課商民脂膏為避誹謗養姦蠹之計謹將淮南全局通盤籌畫以裕課之法為恤災之方酌議章程十條云云部議有准有駁飭令覆奏而卒從之一時鹽價大跌一包之錢幾可得兩包之鹽四野騰懽額手頌

聖天子恩膏暨陸制臺德意徧東南數千里之地如出一口嗚呼可謂快矣第按其章程仍處處間以官吏與日知錄所云不問其所之者不同又大致做票鹽而卻不名票

鹽大意謂票鹽散不可稽核此則操縱在手可以目如
也然前人有言凡立一法必待其人而後行者非良法
也必人人可行而後可稱良法今法如陸君長在兩江
尚能堅持不變否則官吏乘閒陋規裁者可復少者可
增猶之漕運本有餘米月糧可供一切費用乾隆年閒
即奏增腳錢數十文今則暗增至數百文矣且浮收勒
折習以爲常
朝廷雖明知之而亦不以爲怪也天下之事類皆如此可
勝歎哉

馮桂芬利淮鹽議

顧氏炎武據李雯議鹽宜就場定額一稅之後不問其所之天下皆私鹽天下皆官鹽矣謂其說鑿鑿可行又引杜詩蜀麻吳鹽自古通句又以崑山多食淮私而功令行浙鹽爲掩耳盜鈴之政其意蓋欲撤一切疆界以實其不問所之之法似亦探本窮源之論余少時讀而善之洎後修鹽法志於揚州又躬履鹽場始知李說書生之見也淮南鹽價每觔約銀一釐五毫課六釐是所謂一稅直俄頃而舉鹽價一倍之五倍之也誰則願經此一稅者利之所在人人趨之竈戶船戶兵役百執事等無一非漏私之人官能防之乎況官亦庸足恃乎瀆

海數百里港汊百出白蘆黃葦一望無際村落場竈零星散布於其間不漏於近處漏於遠地矣不漏於晴霽漏於陰雨矣不漏於白晝漏於昏暮矣何地可禁亦何時可禁當下一轉語曰天下皆官鹽天下皆私鹽矣

國初雖無希利而課額已不少其時百物皆賤鹽價必有賤無貴情事宜相等李氏乃爲此說毋乃傎乎票鹽之始明史食貨志載嘉靖中山東兩浙令山商每百觔納稅八分給之票每年收銀二千餘兩浙江鹽法志則稱嘉靖中兩浙巡鹽御史李遂行票引於黃巖等場每張照鹽三百觔量票九萬張又稱厥後漸廣是又不止九

萬張之數計九萬張已得銀二三萬兩所謂廣者山東猶不與明史所載殊未盡魏氏源票鹽記僅引明史則考之不審也此近於就場定稅特不能不問所之爲折中之法陶公澍行之淮北而大效陸公建瀛於淮南踵行之亦兩綱全課悉舉爲數年所未有而譽毀蜂起則綱領是而條目非也今議鹽法舍是更無良策亦於票鹽中求其盡善斯可矣其法有四一廓清窠臼也凡事委曲繁重皆弊藪也票法已從簡易然尙有可議者減引而轉帶乙也挽上六閘也儀徵改捆也桐城等江運八岸仍歸專商也宜一切劃除之於三江營一帶相地

立局爲交稅及場船交鹽江船受鹽之所每綱仍用舊額一百三十九萬餘引加八岸七萬餘引並入淮南每引四百觔分兩包就場定捆以後經卡掣驗永不改捆酌定正雜課經費一律定額其湖運商淮北天長一岸亦宜歸併淮南照高寶食鹽辦理運商凡招三種一自場運江一自江運岸一自岸運各州縣無論官紳軍民皆准承運凡舊商舊引概不轇轕一平減賦則也票法宗旨在於輕本敵私能敵私則前綱早竣後綱繼之鹽出於海而無窮與稍多何害利歸於官而不絕取稍少何害不能敵私則私鹽占之利不歸官鹽溢於海何益

之有爲若如刊冊課目觔稅幾及一分實已過重每引加帶一二百觔然票鹽仍不獲利爲今之計莫如奏芟帑利參價二款帑本早没於舊商帑利轉責之新販舊商稅整可以分參若干新商稅零不能折參若干徒使價出商資參歸官橐二者皆名不正言不順而帑利百餘萬厥數更鉅實滯銷之源必應芟薙以輕成本一製造洋船也擬造容五六百墩可容鹽二千餘引輪船十安慶九江漢口三處牽算月得往來三歲得往來三十六凡運鹽七八十萬引更用舟尾繫舟之法即全綱可畢又回舟可帶米二三百萬石統計往來舟值視江船

常價有減無增而運行之速則十倍且輪船質堅力猛所遇輒糜碎海口捕盜往往見盜船即前觸之並可兼巡私之用計無便於此者一廣建鹽倉也向來運鹽舟笨而運遲到岸已須累月守賣動經年多一日停泊即多一日費用且多一日偷漏水火之虞意外乘之整輪散輪還相為弊且今議洋船運鹽工食更鉅有不可停泊之勢一入於倉則防範易於舟儻直少於舟且可時其貴賤酌其緩急而多寡其運數令各場各池永無多鹽缺鹽之患凡鹽一年之後質堅不復淋滷向時鹽船守候本須逾年是即久儲倉中虧折僅等三江營安慶

九江漢口四處皆濱江於建倉甚便乃從來不聞議及何耶或又曰鹽課中有按丁加觔之目則鹽課之數原准丁數今以各省地丁三千萬鹽課六百萬計之鹽課當地丁十之二逕於地丁中加十之二爲鹽課亦簡易之法不知賦稅之事減順而加逆非萬全之道且果行之異日度支稍乏必議重徵鹽稅是適爲秕政之地未敢輕於立論也至兩淮引地課額居天下大半兩淮舉而餘可勿論矣

杜文瀾上沈制府葆楨淮鹽六弊說

一場商亭鐝太多之弊咸豐三年場商星散停收四年

之久亭荒鐝廢咸豐七年各場招商設立公局收鹽八年聯升司赴場盤查定額產鹽一百二十一萬七千餘桶修復煎鐝單雙共一萬一百餘口煎盤七十四角（盤係古制竈戶各存一角併而煎鹽以免私弊凡盤初燒難熱用草較多是以舊盤甚少）同治五年丁升司因銷路漸廣飭增產額據通泰分司稟定加增七十六萬七千餘桶併舊存爲額產二百萬桶凡置單鐝之竈一副歲產鹽一百三四十桶應用竈屋鐝口滷池場面計成本約錢二百千文雙鐝則局面較大本亦倍之今以額產二百萬桶計已需成本三百萬串加以存堆之鹽約百萬引占擱成本四五百萬串二共需錢七

八百萬串淮南各場商妄能辦此無非剜肉補瘡挪移借貸而產鹽又旺一日不收竈戶一日不食非透私即滋事祇得重利借債以應之債日多利日重漸至挪移無路而場商遂岌岌不可終日矣夫古人立法產鹽祇期配銷是以淮北鹽池有私放寬大之禁凡餘鹽皆私收也今亭繳太多場商無力應付其患猶在一商皆因有產無收而致四路透漏害且中於全場全淮若致聚衆生端爲害更不忍言此時固應調劑場商尤應飭令併亭併繳核實呈明派員勘查作爲定額在商人可省成本在官事可期核實

一各場鹽色朦混之弊通屬九場呂四餘東餘西豐利石港金沙六場鹽係全尖無市鹽無礆片掘港場色雖白而滷耗重江船不願裝載有加耗減價之累該場又多市礆不如六場之純潔栟茶角斜係竈戶自煎聽其投垣半係越場之鹽其色甚雜泰屬十一場東臺何垛梁垛三場尖市礆三色皆有因尖少市多若提尖則更劣因以尖鹽羼入謂之和鹽此三場爲全和安豐富安兩場鹽亦髣髴惟安豐聽竈戶投垣與栟角相似稍白而雜尖和皆有之丁溪草堰劉莊伍祐新興廟灣六場尖市礆三色皆有內丁溪有小海分場産鹽尙多草堰

垣商整齊劉莊無商官收新興色白廟灣草足亦有官收此六場之鹽全資人力可以加工講求惜其不能齊心協力凡下色場分亦有尖鹽乃於熬鹽初成將鍬中噴起之鹽提出另儲名爲樓鹽此鹽能有幾何若驗色配檔卽以樓鹽朦混鄂岸曾謂伍祐鹽色能儗呂四之上樓鹽混之也

一各場虛報堆鹽之弊場商派引銷鹽以收數爲衡本極公允而弊卽從此而生始則角斜安豐希圖多派虛報收數繼則伍祐新興大肆其欺近年來無不效尤幾於無場無垣不虛矣內虛報自七八折至二三折不等

甚至有重照在手鹽無顆粒之人見蒙派員盤查亦祇能見其大概蓋桶有輕重鹽有虛實如呂四等全尖每桶祇一百七八十觔東臺等市鹽每桶二百一二十觔碱片則重至二百六七十觔老鹽尖鹽其質堅實新鹽市鹽其質虛泡鹽觔既有虛實堆積復有凹凸及歪斜之處丈量不能甚准然場分大鹽數多盤堆銷耗太大亦祇有丈量之法祇須隨時查明新舊虛實於折算中明示伸縮之數總可得其大略此等詐偽明知罪不及眾自可寬其既往但不擇尤稍示懲警無以戒其將來且舞弊大而久者與不舞弊者同恐無以服守分人之

心更恐此後弊仍不絕竊謂同一鹺弊此中似有重輕在場商如垣小而貧則弊小而利亦小如垣大而富則虛報之數大而得利亦多似宜擇一二示罰以肅場規在場官如滷薄不能足額虛報以顧考成或在任不久皆屬可原如得賄代商虛報在任年久聽其虛捏似應酌予撤參以昭警誡

一清堆提售之弊前因商人河公遠請須生息庫款收栟角二場之鹽何商故後家屬請以售鹽抵還庫款始行提重此後凡領庫款之商援案踵行遂有清堆名目原爲愼重官項體恤小商也後則安豐角斜場商分名

取巧亦冒請淸堆於是有因租辦期滿埽尾稟請淸堆者有寅年更名卯年又更名實係一商而年年淸堆者然其數尙在十引以內更有五六萬引大商捏報多名冒請淸堆此何說也較之儘收儘重全和加派食岸自賣自運巧立名目其弊尤大凡鹽務多一名目即多一弊竇有一成案即有一弊端此應革除永不准援以爲例者也

一運商不問奏銷之弊向謂鹽務爲難辦者以每年有奏銷限之也若今之隨運隨銷毫無限制則亦何難之有向屆奏報之期各運商設法備課交納是以舊商有

預納錢糧亦有拖欠庫款其實預納在庫實舊商之本
拖欠庫款乃未運而派認者非眞欠課也蓋課不納何
能重既不重何至有欠是以曾文正公擬定四岸刊章
立春秋二綱名目實暗寓二八奏銷開綱之意刊章內
定運商之利甚厚又李伯相定循環轉運之法原欲使
運商獲利較豐則即爲鹺商根本可定奏銷之章程以
規復淮南舊制不料運商祇知圖利不問綱鹽舊章迨
票價貴至數千金及萬金與從前根窩相似竟尚視爲
固有之利殊不知從前充商何等艱難根窩何等資本
今僅繳過淸水潭捐款每票銀數百兩即前年捐工賑

亦祇每引捐銀八錢尚欲給以獎勵何未一問大局耶今若請裁票價如陶文毅之裁根窩未免人所難堪且以浪擲巨款若令運商報效公款亦於政體未宜惟有奏定章程限定幾年之後即照總局所注票商的實姓名籤令充商其有例不應充者以子姪代之似此預定限期票價似可大減籤商庶有根據

一緝私不能扼要之弊自古鹽法以緝私爲第一義然不扼其要緝猶不緝也鄂岸四通八達緝私最難且川私之外兼有潞私票私(淮北票鹽)若西據襄陽則潞梟可杜南據監利則川私自除湘岸則以澧州爲扼要而衡永

賓苦鹽須加講求西岸則堵浙私於廣信堵閩粤私於贛州皖岸則先料理江運入岸如能各設專岸則各私可以自緝最奇者今春漢口有浙江之岱山私鹽闌由輪船及洋旗夾帶此端萬不可開今浙鹽有人承辦竟可詳明帶銷餘姚之私由海入江其弊更不可究詰見聞江陰卽有爭毆之案蘇省地方緊要似不可任其藉官行私撤此藩籬也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七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八

雜紀門

藝文六

書牘

國朝

俞德淵上賀中丞熙齡書

承詢江南有無姦商可以懲辦此事非悉數所能終謹略爲言之岸商代人賣鹽以他人之財供其揮霍久爲揚商之害去之不足惜也若揚商則挾本求利其從前之作姦犯科者久皆歇業衣食不能自給雖置之重典

於事亦復無濟現在稍可支撐者不過一二十家多係借貸行運自數年以來風波屢作虧折漸多人人自保家遂皆之思前因星使臨江謠言四起草木皆兵大勢幾於渙散自端上奔到此待之以至誠示之以無畏人心始稍稍安帖茲驚魂甫定而遽欲蹙之以刑不但將現在之商驅之使去彼聞風者誰復敢挾巨貲而蹈不測之險乎且歷來鹽務之壞鹽政運司實難辭咎今皆置之不問而惟商是求是猶舍債帥之帥而過歸於士卒非公論也卽今日之不能整頓非盡商不用命乃官不恤商所致耳各省岸費以數十萬計各衙門陋規大

者數萬小者數千計以至關隘之刁難書役之需索地匪之譌詐無一不取諸商而官視以爲常置之不問商力幾何旣輸庫藏六百餘萬之課復供各省各岸數百萬之費安在其不日就彫敝也而且以庫款之挪墊爲商匪其匪實在運司商不能主也以江船之帶私爲商匪其匪實在船戶商不能禁也以鹽價之昂貴鹽色之攙和爲商匪其匪實在水販鋪戶商不能與鬬也去歲爲極敝之時猶收二百萬之課若以

國初之鹽課而計已屬逾額今因科則太重僅足三分之一然已倍於中省之賦矣矧此二百餘萬之課卽出自

一二十[illegible]不[illegible]之而[illegible]許七
而無之矣即如裁費一事揚州辦貢辦公之費減存三十三萬漢岸公費減存三十八萬江西減存十七萬今計上年用項揚州用二十四萬有零視原減之數又減矣漢岸則用八十餘萬較原減之數多至四十餘萬矣江西則用三十餘萬較原減之數多至十餘萬矣商人獲利幾何減鹽價則身受其實減浮費則徒存其名此中委曲情形安能人人而告之大抵天下有可行之權者未必知之果真而知之眞者又未必有可行之權運司之權督催商運謹守凳備是其職也其他則呼之而

不應維揚咫尺之地權雖不能及尚可以情理通之若外府外縣則無可措手矣制軍之權善用之第可及於本省不善用之卽本省亦陽奉而陰違而況能及於外省乎淮鹽行銷六省上下各衙門不知凡幾凡與鹽務有交涉者無不於鹽有沾染安得合數省之官常齊心協力而爲之今欲有利於商必將不利於衆奪衆人之所利而强其所難此不可得之數也然衆之利不去則商之利日微

國家之課亦日絀此亦相因之理也在昔極盛之時未嘗無弊行之百餘年踵事遞增其弊日甚一日沿至於今

已成積重難反之勢於此而欲改絃更張非大有權力者不能淵何人斯敢希冀其萬一乎治鹽務者不能爲商保本袪弊而徒咎夫商之無良猶之治地方者不能爲民興利除害而歸咎於民之不善試思

國家設官之謂何而以牛羊之放軼倒斃謂牛羊實自爲之非求牧與芻者之罪抑亦巧於自諉矣淵自知力薄任重縱不自爲之圖亦終必得罪而去不過姑存此說以自抒所見已耳然斯言也聞者必謂袒護商人爲運司之通病幸望公祕之勿宣統俟公來年出山時淵如尚留未去當將一載以來所揣摩而知之者爲公傾囊

倒篋而陳之即從此永入山林於人世不相聞問亦無所憾矣

前函尚未封發頃復接奉賜書伏承教誨殷拳曷勝銘感兩淮鹽務之難並無深文奧義祇私鹽充斥官引滯銷二語盡之辦鹽務者止辦得能銷足矣運司之權職不出於運不銷則何由運閭閻生齒日繁無業窮民衣食於鹽愍不畏法如江船腳私糧船夾帶以及川蘆閩粵各私其占礙官鹽銷路者豈止數倍以致官引到岸累年不售成本占擱愈占擱則愈難流通商本日虧轉運愈難新商聞風益形裹足此鹽務之所以敝也減價

敵私之說言之似覺可聽其實終歸無濟蓋官鹽成本重於私鹽者不啻倍蓰其何能敵如欲以官敵私則必

國家不徵課而後可即如今春散輪以後楚岸鹽價雖賤而商人成本太虧情形漸即尩羸毋論威不能震即恩亦無可加從前所聞均多隔膜自到此三月細意講求知此事無本源之可言昔管子擅魚鹽之利一擅字中原有利權獨擅之意今法令不行民心積玩合數省之強悍桀驁無業游民起而爭

國家之利官引安得不滯商力安得不疲爲今之計宜以緝私爲第一義然非合數省大吏之權大加震勦又合

地方營縣聯成一家不分畛域斷不足以收緝私之效若舍此而別求探本之論雖殫精竭慮實難期捷獲之功也見奉宮保奏委王竹嶼前赴楚岸查辦一切此行所關不小鹽務轉機在此一舉然揚楚兩地意見各殊未知果能有濟否讀來書云不翻清查無以懲奸商不復窩價無以招新商此乃傳聞之言非眞知此中關目者清查本無可翻即從而翻之亦與見辦事體毫無裨益至所謂奸商者此時俱不在場且窮乏已甚辦與不辦均與大局無關至於裁減窩價正爲招徠新商新商之所以不來在官鹽無利官鹽無利由私鹽日多全與

窩價無干窩價減則成本輕於新商何不利焉為此論者乃局外人耳因承垂問用敢縷陳伏祈訓示

承問票鹽何以無補大局緣兩淮每綱科則應徵正雜銀六百萬兩淮北票鹽歲止徵銀二十餘萬兩不及通綱二十分之一是以謂之無補大局顧此二十餘萬兩之課從前商疲運絀已歸烏有今辛壬兩綱實已全數入庫且帶徵殘引課銀十餘萬兩就淮北一隅而論已屬大有轉機外間傳言繆論紛紛不足為據至有販無鹽乃地之所產止有此數非關辦理之人不善而綱額已足於

國計民生有益無損其造作浮語者皆因不能便其私圖耳大抵天下事有利不能無弊苟利大而弊小斷不能懲弊而坐失其利淮北票鹽係十百年創始之舉甫行一二載縱巧於立法者豈能盡善無遺惟權其利害之輕重而已且鹽課與他政不同非身入其中不能悉知竅要從前名人立論著書何多髣髴近時道路之言更何足道即如淮南商人能去儀徵改捆閘於成本所省實多然此事言之若易行之實難移步換形與淮北局面大有區別蓋未易一二更僕數也糧船帶私固亦調劑旗丁之一端然於

國家政體不可爲訓且因恤丁而害課必致鹽法盡壞而後已丙年以來辦理稍有眉目人心幸得相安今歲貫濱帥獨出心裁幾成決裂非宮保大力挽回則所損者不獨在淮綱矣茲事體大不及縷陳

俞德淵復遊劼言方伯書

昨奉惠緘以豫省南汝光一帶例食淮鹽淮商久不運鹽到岸以致私梟充斥百弊叢生去年楊海梁中丞移咨大府議令改食蘆鹽嗣後復查蘆潞兩商因該處運鹽成本過重均不願添設口岸見據該處士民具呈請改課歸地丁聽民自便至安徽潁州一府亦應照辦是

否可行中丞特屬閣下詢明致覆可否並承示近蘆食
鹽近潞食潞尋意亦復相同具見盡懷垂照指示周詳
殊深感佩矧弟身當斯局敢不悉心體察據實縷陳以
仰副海梁中丞暨閣下垂問諄諄之至意查康熙四十
二年河南汝陽縣曾有改食蘆鹽之議欽奉
諭旨永遠禁止雍正年間上蔡平西等縣屢請改行蘆引亦未
准行乾隆二年豫撫議將上蔡等十四州縣改歸長蘆
當經兩江總督會同鹽政議奏以去淮改蘆鄰私更易
侵越南北兩淮並受其害復經戶部議令仍照舊章辦
理是汝光一帶改食鄰鹽前人業經籌及彼時雖格於

尋議迄今又已百年如果今昔情形不同原不妨酌量變通以救時弊惟該處民間所食全係蘆私潞私從前節次奏請改行長蘆官鹽尚恐於防私有礙此時如聽民自便在立法之初固僅僅行於疲累口岸而地勢犬牙相錯鄰近之區必將任意充斥雖欲保守旺銷處所以全力專辦亦恐勢有不能以淮北見在情形課食全虛本可置之度外第汝光潁亳實爲淮南門戶刻下鹾務雖當極敝之時淮南去歲課銀尚徵收二百餘萬兩若一旦撤去藩籬讓出南汝光三屬並將潁郡之阜太等縣盡出另辦則蘆潞之鹽從此層層侵入不特淮北

引地日曆即淮南亦保障益難淮鹽行銷六省悉皆徵課於商若僅將此十數州縣改入地丁於全局既多格礙必將全淮引地概行改歸丁納或可收攬然一變之效第慮課額過重統計兩淮每年內外正雜課銀雖經裁減之後尚有五百六十餘萬兩均係經費攸關無從再減勢難攤入六省賦額之中且天下皆食鹽之人天下不皆力田之人農民僅列四民之一未嘗責令獨完鹽課而官吏商賈有藝人等其力半皆十倍農民乃咸食無課之鹽亦恐不免有偏重之患惟汝光一帶官鹽久缺民食堪虞既係力窮勢竭自應極加整頓弟於接

奉賜函之後再四熟籌實無良策因思淮北致病之由總緣運道諸多不便閱時既久需費更繁以致岸鹽短絀刻下籌議行運票鹽所歷程途聽民販各從其便不致如前五駁十掮之繁且無論何色人等各隨貲力之大小皆可販運行銷與從前專商認運已有區別即汝光等處民人亦無難稍覓資本來場販運前經鄒公眉覲察帶同各委員前往海州逐場履勘據云給票抽稅之法尙屬可行業經議立章程與弟處會詳請奏宮保過揚時已將奏稿酌定帶至清江繕發此時諒已具奏一俟奉

旨允行卽當遵照辦理見在淮北三場設立五局籤派官商旣已釐立規模勢難中止海梁中丞以南汝光改歸地丁之議移文咨商宮保亦必不能以甫經奏定之案遽改前說復議更張以弟愚見票鹽之法甫經奏行其果否行之有濟原無把握如果稍有轉機自應力圖成效儻半年之後仍屬口岸無鹽則課食所關自難坐誤卽請海梁中丞以前議發端入奏俟交專管鹽政衙門議覆彼時卽可乘機轉灣另籌變通之法鄙見如斯未知尊意以爲何如均希裁定海梁中丞處並祈代爲致覆

兪德淵復陸心蘭方伯書

日前接奉復函備蒙垂察祇以事多棘手心緒忙煩裁復久稽竊深慚悚邇維禔履凝禧曷勝抃頌淵抵揚以來已踰匝月日行稿件紛至沓來皆素所未經每看一稿每調一卷反覆推詳尙多茫然未解且幕中均係生手無一諳習之人致公事益覺拮据又衙門積弊權在吏胥稍不經心弊混卽由此起若欲條分縷晰又苦於索解無從似此竭蹶之形如驅驚馬上千里之阪顚躓困敗可計日而待耳至鹽務大局有無轉機目下尙難預料蓋因商人無本轉運專望岸課回頭新綱接命之源全在於此項閩漢岸銷價減跌各商資本虧折已多

雖欲急公自效其道無由舊商如此新商聞風生畏誰肯冒險而來此辛卯新綱所以難望其踴躍也且己丑納課之鹽尚有十餘萬未經到岸亦不能不讓令先銷傳言漢岸將來有缺鹽之患恐未必然且即使八九月開新鹽抵岸若私鹽未盡則官引仍復滯銷十餘年來鹽務敝壞之由總坐此病若不用力於緝私而別求利運之法此事勢之所必無澍到此逐加講求知此實為第一義溯查從前衰旺相循其機括均不出此前言緝私為塞流而以敵私為正本清源者亦止得半之論管子擅魚鹽之利此擅字中即寓無窮杜私之意若令今

人為之則利非

國家之有矣此不待辨而明者也淵於此事知之而不能行之蓋一由於才之短一由於權之輕且事關各省非通力合作迄難見功為今之計不過盡一分之心冀收一分之效儻至今冬明春仍無一毫起色惟有據實自陳知難而退以無貽曠職之羞足已素叨知遇故敢絮陳尙祈俯賜惠言俾知遵守尤深翹企省垣公事想都順手惟貢院工程所短經費尙多上下江各屬民捐官捐之項本係分作兩次行文未便混成一事其已未解繳具有底册可查如札催不應或委員守提庶不致誤

全官捐之項或求咨商安蘇兩處於養廉中扣解以濟要工亦無不可從前府中上詳時本有此議五畝園書院府庫存銀二千八百餘兩足敷工用此中有王竹嶼措銀一千八百兩將來未可泯沒王鴻軒先生未知曾否到晉開書啟一席疊經更換尚未得人未知此時已定否麥秋甚薄下河一帶低窪之處受傷尤重聞各處有報災者否悉如何辦理竈下煎丁困苦尤甚折價催納不前各場官俱權革職處分似不能不從權詳辦也承委之事容當閱送然身已在局外而輕為臧否之論於心終有未安耳

俞德淵致前徐州守張丹村書

去臘接奉手書承詢鹽務情形此事頭緒繁多悉數之不能終其物但所云小人伺隙一層誠所不免並蒙示以謹小慎微思患預防之道尤徵關愛情殷淵承乏於此忽忽五年於淮鹽疲敝毫無補救惟兢兢自守約己不敢不嚴待人不敢不恕邇來揚郡紳士商民幸得相安無事惟此地見任候補各班共計百餘員向狃於鹽務積習大率不拘繩檢淵於蒞任之初未免稍加整頓幾行束濕之虞近亦咸就安帖稱俱無猜其中激勵爲善者頗亦不少即最下者亦不至蕩檢踰閑然防微杜

漸未嘗不以一身先之仍不出來諭所云謹小愼微之
意而已至於不禁商私不裁官費不籌
國用此等浮議乃遠方臆度之辭本省向無此言蓋亦實
無此事兩淮商人身家保重向之設夾帶私鹽惟商船
夾帶在所不免船戶獲帶私之利商人受帶私之名此
向來究案非身履此地未必知之自宮保兼管數年所
孜孜講求者惟商船夾帶爲第一要義近雖未必全淸
然已十去七八詎意船戶之夾帶漸少而商鹽之耗折
愈多蓋船戶失帶私之利其沿途浪費盜取之商鹽盜
賣偷爬無所不至此去一弊又生一弊矣外人所不知

者也至於鹽規一事有在口岸之鹽規如湖廣江西安徽河南各省上下衙門之岸費是也有在揚地之鹽規如鹽政運司各衙門之月費供應是也今楚西各省岸費雖奉星使裁減究屬陽奉陰違依然如故緣地隸隔省不惟運司之權不能禁即總督之威亦無所施且商人行鹽豈能不仰借州縣諸地方官毫無所得則商人之爲困更多此其所不能盡去者勢使然耳至於此地兩衙門月費供應其銀數十萬兩向係商人支送一概裁除淨盡月費是星使奏裁其供應一項名目甚多係淵到任後自爲裁革止留巡費一款是向來緝私賞號

之用不惜鹽政運司即漕河二帥府縣營弁皆得之但數月微分多寡耳此款由庫提用用印文具報數年以來公私支用皆取諸此此外與商人毫無交手計淵每年所得之數官吏商民無不周知所以能與此邦人士相安無事共諒無他者蓋有由然非倖而致也不然衆人之膏潤盡去一已之脂膏獨存縱使陽爲矯飾欲蓋彌彰能免於衆喙之交集乎且非獨淵一人已也即此地首領書差以今視昔均有滄桑之感每談及十年以前無異天寶盛時其炎涼之態可想而知矣天下談經濟者閉門造車出門皆可合轍鹽務一事其中曲折非

局外所易知淵自身親其事覺從前見聞皆屬膚囿無怪言之者之紛紛也去歲當道有與鹽務爲難者密偵數月而後以全力攻之亦祇言課引短絀辦無成效等事究未切中竅要淵每撫膺自思處此艱窘叢積之地公罪或不能免惟矢此愚忱止期得免私罪不至貽譏吾黨卽投之竄之亦將歡喜承受無纖毫芥蔕於中也

姚瑩覆陶制府言鹽務書

日昨奉命至運司署檢鹽案諸卷按年摘要以備查考連日逐款摘開凊摺十二件於三十日戌刻呈都轉閱

定馳送行次計達鈞覽矣伏思此次開呈各款因爲時倉卒僅自嘉慶二十一年起至本月止凡二十年綱鹽之起運岸銷銑帶奏銷徵存報解以及商借帑本報效外支歷年大數可以一覽了然計丙子至庚寅十五年中運鹽之數僅丙子丁丑己卯甲申乙酉戊子六綱全運辛巳壬午癸未丙戌四綱則折半行運戊寅己丑庚寅三綱則分綱帶銷丁亥一綱全銑庚辰鹽雖全運而課仍分年帶徵未有如辛卯壬辰癸巳甲午四綱連年全運者也奏銷之數計二十年爲銀四千四百餘萬而辛卯壬辰癸巳甲午四年乃九百餘萬此皆以多爲美

者也徵收之數正項今昔略同惟雜項一款昔年多者六七百萬今則年纔一百十一萬耳蓋昔人以財爲悅先私交而後公義進於內者惟恐不盈朘削膏脂搜剔骨髓泛泛然有所不顧是以商力竭而運庫空虛今則急公義而絕私交取於下者必量其力裁革浮費減輕課本亟亟焉培養不遑是以商漸愈而運庫充實此則以少爲貴者也自古善謀國者必固其本故保民而後有賦保商而後有稅世安有民窮商困而賦稅能長盈者乎有嘉慶中年之極盛斯有道光初年之極敝相去不三十年前人之所以得正前人之所以失也明明覆

轍而議者猶以爲美競欲復彼舊規此豈謀

國之勝算哉夫局中之事外人不知由不見故也今吾傾筐倒篋臚而出之則道旁之人皆能舉數矣使彼洞然於今昔先後之數與所以盈絀之故則得失之理人將自明不事喋喋與辨瑩之愚計思作嘉道以來鹽法表編年於上而以十二款者分十二層箋註於下使不曉鹽務者亦可展卷洞然得失見則是非自明可以示天下信後世而都轉以爲不可故不敢多請而意則有未盡也嘉慶中鹽務最盛莫如乙丑以後前鹽政阿公在任之日今獨此十年未得查明而歷年鹽政運司之任

卸及巨商之成敗皆大關係亦未能備悉雖由倉卒亦缺憾也商人資厚而運鹽多實乃國家之根本昔歲運十萬引以上者眾今則五萬以上卽爲富饒矣若查取歷年某商行運五萬以上幾家何年長消何年倒罷使人考之亦見今昔司事之難易儻以尊意更索諸都轉發下俾瑩得見之可乎

姚瑩上林制府則徐言西商脚私書

瑩於本月四日接護印篆今已旬日兩淮公事繁重本多未諳逐節講求未易得其要領大約運商疲乏當恤其隱情票販散漫當約以紀律場產各有豐嗇可以相

時調劑岸銷每形短絀必須嚴緝透私而其中情變萬端慮有所窮勢有所格惟在得人經理乃地越數省人逾百族在官任使既無加許賢員諸商亦無加許得力之人分置場岸蓋大計則關乎

國用而言利實盡乎錙銖利在則爭趨利亡則不顧以視州郡之可以法齊理喻者情形又有不同前者鹽法敝壞帑蠹課懸自改制以來雲汀宮保與陶泉都轉大力斡旋同心宏濟乃得五年全運四屆奏銷商本漸盈庫儲充足成法纔定人心稍安憲臺復運以精思益求美備瑩可隨事仰承訓迪庶免愆尤耳昨見江西來信知

江船夾私一案搜獲子店帳簿訊有端倪張守已稟憲轅請從嚴辦竊以江船夾私本干例禁既已獲破嚴辦誠宜徹聞張守欲因此延及岸商則過矣蓋商鹽一上江船成本鉅萬懸於船戶之手雖有商廝押運而形勢孤單恐懷不測船戶沿途收私盜賣亦無敢如何惟求包內引鹽無缺或少缺卽爲大幸斷無通同使帶夾私自礙綱鹽之理乃至江岸則文武官人具在船戶始有畏忌交起鹽包心虛情虧惟恐岸商家丁及管倉之人收鹽挑剔不免給予規費此乃相與數十年之陋習不特岸商知之卽揚商明知而任聽因慮船戶之以包鹽

爲規費也故水脚每引比楚鹽加價六錢夫江西路近於楚而水脚反多者正爲此耳如其可裁揚商何肯甘心加價乎計無復之而出於此此其苦衷亦可憫矣船戶貪心不足水脚旣盡復帶夾私卽以私鹽變價爲交鹽規費所稱九十三兩者卽此費千引千包者亦卽此費也故謂岸商知之而不能禁則可乃謂以此牟利豈其然哉計西省額鹽二十七萬有奇每年行銷不過二十萬而商人岸費幾四十萬兩利少而費重揚商苦之皆欲避而趨楚每綱派運運司格外體恤而西船戶猶不願裝西鹽每屆寫雇各商亦格外津貼此其病皆由

岸費之重使然費何以重由鹽數少故攤派多也張守不察乎此而以爲岸商罪誠恐岸商渙散而揚商益以裹足然則此舉以恤商疏引之初心轉爲病商絀課之敝政矣惟洽船戸以應得之罪而勿問岸商情事始平大局保全非細俞運使月來病勢初服鎭江李生方頗效頃乃變爲泄瀉殊覺支離實堪憂慮并以附聞

璧昌致吳甄甫中丞文肅言淮南改票書

淮南推廣票鹽一事見飭運司通籌詳議並卷查壬寅三月曾經黎侍御陳奏請於淮南引地槪行票鹽由牛鏡翁議以格礙難行奏奉

硃批依議該部知道欽此欽遵在案當此商疲引滯之時果可
量爲變通毫無窒礙弟責無旁貸何敢稍存避就因循
之見無如淮南與淮北引課之多寡成本之貴賤運銷
之遠近緝私之難易迥有不同今欲議變成法則大局
立見渙散實未敢以數百萬之課餉輕爲嘗試惟劉御
史原奏推及於江西湖廣一節奉
諭著各就地方情形熟商定議等因弟職有專司而遠隔棠疆
未敢臆度所將貴處情形是否可以試行票販查明咨
覆至侍御另片前此陶文毅清查案內業將浮費奏裁
二百數十萬今就楚西引額而論是侍御所言之數恐

未盡確事關成本務望飭該道確切查明見在官費每引若干祇需若干儀有浮多並請諭飭裁革卽將官費確數及有無浮多之處一併示覆為禱

吳文塘復璧星源制軍昌書

奉到手書以劉侍御條陳票鹽一疏恭錄

上諭寄示乃至今尚未接准大咨不知何日郵發亦不知途中何處耽延也未見原奏不知如何云云當此經費支絀鹽法疲滯之時果變法而有益甚善甚善但必須籌及萬全來示大局立見渙散一語最為扼要故此時之變法且勿論事體之有無窒礙當先問額引額課之能否

保全票販一改卽不能復舊有行之說無試之說也卽以江西而論儻改行票鹽則毋庸緝私省許多案牘弟之所樂從也但改票後必能運銷二十七萬引之額課則非弟之才識所能及也其改行時諸多窒礙卻可以冥然悍然一切不問固無須顧慮耳至江西岸費弟亦不知其詳大約每年不下三四十萬兩然非盡官費也官費除弟衙門經乾隆道光年間兩次奏裁充公此項亦在數十萬之中見在一絲一毫均由道解司抵作地方必須之用每年奏銷一次外其他衙門陋規恐在所不免而數十卡巡緝文武官役之薪水正不下數萬兩

也此外商人自捐之而自用之與官無涉也此江西大
概情形俟奉到大咨再行飭查明確詳細咨覆以便齊
處策核覆奏再咨侍御所陳前准大咨卽經行道妥議
詳咨倘未據覆其中西省最要一節爲改粵引地爲淮
引地其勢恐有難行何也以素食一二十文一斤白色
粵鹽之百姓而強之使食七八十文一斤辟土黑色之
淮鹽其令能行乎不能行乎見在水販於吉安一府已
疑畏足不前更強之再進數百里販至必不銷售之南
贛地方天下有如此如癡如聾惟命是聽之水販否耶
至粵私通西道路不下數百里不止數十處謂之大庾

嶺一處可以堵絕粤私則弟才劣性闇又未敢自欺以欺人也此弟就所知情形臆斷如此容俟該道議詳後核咨冰案仍由尊處彙核奏覆毋庸弟之歧奏也

壁昌致李秬軒運司綸通書

接奉甄甫中丞來書以江西鹽數銷數疲滯迭經嚴飭幾於顙禿脣枯而地方官畏事苟安總不肯認眞緝私不知銷鹽之法舍緝私更無良策無論散輪搶售徒快一時以飽水販必致虧商本而誤後運且有課之鹽終不能敵無課之私於事仍歸無濟惟緝私非參官不能振聳之是以備行擬定數處擇要透私以儆其餘論滯

銷分銷何止此數處且有甚於此數處者然其中情形不同或額少參之無益或地難而參之仍不能辦或官新任而未便遽參故斟酌出此茲將奏稿寄上此摺擬月內即發早一日好一日耳附片所參必不可少該卡實爲最大而督飭之者怒罵媿勵幾窮於術仍不見有起色斷難再容且亦可杜文員之口摺末上高一層亦欲藉以示勸耳岸費一節已飭鹽道切實查明詳候咨覆見朱道提調關務大約出月方能上詳各等語弟披閱中丞疏稿嚴明透澈賞罰公平經此一番整飭大有裨於

國課此後自當日有起色茲將寄來摺稿錄祈臺覽想閣

下閱之同爲心慰也

姚瑩上陸制府建瀛辭南鹽議敘書

頃聯臬司示知南鹽成效一奏已奉議敘之

旨俾見酬獎嘉績上結

宸衷中外同深悅服竊受知如瑩者其歡慶更何如耶聞憲臺

將爲瑩請道職不勝驚愧南鹽改票之議始自憲臺上

年節撫兩江之後見淮綱頹壞運納課懸深爲憂慮力

求整頓之方廣集羣言勤加咨訪歷半載而後決計本

年二月親蒞運司甫定議上詳而故復蒙深鑒能辨此

事者毅然以謝丞爲總局副之以范倅而以魏牧至海
州整理又棠

聖主特命聯臬司及劉運司二人隨同憲臺辦理聯臬司精明
獨運劉運司堅定不撓是以明慮所及諸人皆能遵奉
力行四月開局不數月而成效已著瑩七月奉檄到揚
其時全局已定毫無贊襄八月到卡不過遵奉定章督
同在卡諸人行之無弊而已其新章成效實無纖毫可
言乃蒙垂念微員欲加提挈蓋大賢愛惜之深欲借此
爲汲引之路耳不待指摘之加而撫躬循省愧怍多矣
昔楚昭王失國屠羊說從亡既返國行賞及說而辭曰

大王失國非臣之罪大王返國非臣之功不敢當其賞夫屠羊賤業也且不受無賞之賞瑩昔使喀本嘗深嘆之以爲可使妄希榮利者勸截入康輶紀行第十三卷中方將風示末俗今乃自背之則生平所著書皆虛僞之言可以一炬焚矣再有請者已故淮北監掣同知童濂前於倡議改變鹽法之時該員力上詳請是始議變新章者童故丞之力也其議已蒙采納行之矣又上年一奉檄調卽預籌加北票十萬引以備捐賑之需深蒙嘉賞乃變法之議甫上旋卽病故又蒙憲臺深加憫惜優恤其家生卒皆同感激矣獨恨其不及見變法之成

功也童故丞爲人剛直公事精詳其服官潔己忘私鹽務諸商一無所染臨歿猶戒家人不許受其賻奠其賢於人遠矣今既爲諸人敘請獎勵竊願不沒其最先詳議之功爲之議敘該員已加府銜可否加贈道銜不惟慰該故丞於地下且使生者聞之益當感奮鼓舞於無旣矣

覆閻敬銘與劉星房都轉 良驥 書

頃得讀閣下所寄鹽法節略一紙仰見擘畫精到籌謀深遠敬佩無已去歲變法之初規模緐具亦容有未盡善者今茲復欲小有變更以期保此大局此皆籌求善

之道也銳試行未久謗讟未熄忽又自改其前說適足
以快讒慝之口此次小議改轍要須周浹詳愼不復少
留滲漏以期十年二十年永不再改而後有以自立弟
雖未諳鹺政亦欲勉竭管蠡以相佐助搜尋罅漏以相
詰難謹就節略中所載及其所不載悉心研究竊以爲
不足慮者有二未深晰者有四宜熟計者有三焉伏惟
分別而詳示之辛丑五綱之殘課及清查扣留部府各
款從前奏案每引加帶課銀五錢有奇此舊商之殘欠
本與新販無涉戶部不能執甲所負之債而取償於乙
執綱商之帳而追呼於票商且去年初改新章之時此

項欠款業已奏明停緩豈肯經年餘忽從而追索之此其不足慮者一也活支外款本無成數撙節一萬即報一萬以候部撥撙節十萬即報十萬以候部撥假使外間動用已並無分毫可供指撥戶部亦不能持籌以相問孰簿以相責此項銀兩係兩淮額外樂輸或多或少或有或無其權操自尊處戶部不得為政此其不足慮者二也節略中言此時鹽課皆當復還舊額方為正辦不知所謂復額者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每引四百斤之額乎抑鹽斤復一百三十九萬餘引之舊而仍照新章併為六百斤大引僅存九十三萬引乎由前之說則

由六百斤而仍改還四百斤是成本驟加課額驟增辦理將大致嗣蹶想智者必不爲此矣由後之說則較戊申綱之八十九萬引僅多行四萬引雖斤數暗與會典定額相符而引數究嫌短絀此弟等之未深晰者一也節略中又稱俱復舊額照科則即每引須加徵五錢有零不知尊意以爲此項宜加乎不宜加乎以爲宜加則二年以來每引止費六兩一錢有奇衆商已慣見而慣聞矣忽增五錢亦恐其因而裹足以爲不宜加則公家課額自有定數去年議增二十萬引業已攤課而之輕今年議減十六萬引亦宜攤課而之重儻徑裁課額則

人言藉藉豈不可畏此其未深晰者二也岸價之長跌非官吏所能為力場價之貴賤則院司可以裁制去年陸公奏定新章云官定場價不得過二兩四錢不許擡價居奇今節略云場鹽每引加貴七八錢何以官不能制此其未深晰者三也去年奏定新章云祇行一百九萬餘引滿額即止以防壅積乃節略中云改票以來已運正引三百餘萬是兩年而行三綱之引矣其果壅滯耶則於百九萬引額滿之時即應停止不應自背前奏溢出額外自誇銷引之多而受壅積之害其果疏暢耶則此時不應忽有改圖減引之議此其未深晰者四也

乙未綱之鹽從前陶文毅公案本請分年帶運鹽既分十年帶運課亦分十年帶徵閙此綱至今鹽未運畢課亦未徵完去年陸公奏章乃稱爲乙未綱已納錢糧未運之鹽實與陶公前奏不合弟等已蓄疑於心矣惟力籌恤商輕本之法不得不思加斤既思加斤不能不指此項乙鹽爲名以爲所加之斤初非無課之鹽有識君子亦當深諒任事者之苦心弟每引配帶二百斤兩年以來行引至三百萬之多則乙鹽全綱配帶已畢且溢出乙綱之外矣此後每引仍加二百斤又將指何項鹽爲名將來淮南票引永以六百斤爲定例乎抑仍有改

還四百斤之時乎君不奏明必爲言者所藉口此其宜熟計者一也去年陸公奏定章程云自百引起至千引止厥後儀徵設棧乃改爲十引起以便小販從前淮北試辦所以從十引起者以其引地甚隘道里甚近民販甚小耳淮南則縱橫萬里交錯七省與淮北迥不侔矣近聞江廣各岸小販充斥規趨微利爭先跌價大販守候不利則折本賤售一轍既覆相戒不復再舉蓋大販之受擠於小販亦猶官鹽之受擠於私鹽似應禁革小販仍從百引起票否則巨商畏縮實於大局有妨此其宜熟計者二也去年奏定新章云被災舊商凡請運新

鹽千引者准其配帶補運免課之鹽二百引如舊商無力情願自招新商代運者亦准酌補二百引弟等竊以爲此條過矣每引六百斤內旣有二百斤無課之鹽以千引計之因加斤而無課者三之一因配補而無課者五之一是無課者占五百三十餘引也無課之鹽太多成本太輕岸價焉得而不賤新商焉得而不虧場產焉得而不絀往者綱商取巧之術有所謂淹消補運者有所謂加帶融楚者淹消云何船被水淹之鹽准其免課補運姦商則鑿沈無鹽之船而希圖報淹融楚云何食岸輕課之鹽通融行於楚岸姦商則懸閣應運之引而

鑽營融趕二者之免課輕課其害較私鹽而更甚今日之配補無課其害較二者而更甚若不裁革此項則新商行票既受擠於小販又受擠於配補跌價賠本職是之由此其宜熟計者三也凡此數者弟等未經身歷或莫悉其機要十年以來

國家大政惟此事足挽回元氣閣下與陸公之忠蓋士林所共仰也然裁抑滋多謗讟亦鉅其初規有未盡者此次小議變更不可不詳盡周至務使目前無遺議日後無流弊庶足宏濟於艱難耳

曾國藩復李松崖軍門世忠書

督接悉書備承綺注茲有兩事應行婉商尊處餉鹽一項前因裔運司稟請暫停借欠儘運儘提各營應撥之鹽分成攤派去歲八九月間兩次具咨奏蒙緣補提餉鹽必須商情踴躍運銷暢旺始能源源接濟若舊欠新發紛紛墊償商人畏縮不前鹽包將歸無著是顧全商販正所以力保餉源且歸營撫營一律停止積欠弄於貴軍獨有歧視當於咨明後行司遵辦運司督率分司設法招徠論以必不封鹽各販始肯陸續到壩自三月至十二月共提餉鹽三十二萬餘包貴軍攤派十三萬包均經捆運完竣似所辦不爲無效乃十二月初尊處

派到記名總兵楊玉珍特赴西壩將各棧之鹽全行封
細册許一包出棧時有小車推鹽二包云係貴營之鹽
送至楊莊經楊玉珍弁丁毆死車夫傳首示衆如謂出
自尊意則歷經咨定之案不應遂有反覆且閣下久處
高位斷不至令屬下員弁行此鹽法如謂楊玉珍藉端
滋事則持有大令及札文為憑雖係該鎮之咎實還閣
下之咎喬運司等無所適從據實通稟前來查淮北票
運定章每鹽千引繳出三成抵完正雜課銀其餘均係
販本與官無涉今不論何項鹽斤概行封捆焉票販血
本絲毫無存喫虧之後相率裹足更無片引出場鹽務

從此大壞餉鹽從此無出即貴運何所取資凡鹽務無他謬巧有六字訣曰來得鬆銷得旺而已官運如此商運亦如此票商如此綱商亦如此甚至大梟私販莫不如此總須依此六字而後有利可圖此次楊玉珍將商人血本全行捆去從此眾商歇業更無片引到壩則來路不鬆矣目下大運到鹽甚多不由敝處主持稍議定價彼此搶跌賤售價愈賤而買者愈少是銷路不旺矣二者均不得法雖多捆鹽包亦有何利可圖楊玉珍取快於一時閣下必貽悔於後日弟忝兼鹽政利害所關未容緘默應請閣下迅飭楊玉珍將西壩所封之鹽各

還各棧俾商販仍舊來歸利源不至枯竭大局幸甚又訪聞西壩卡委員黃馥桂等需索多端凡民船過卡無論糶米小菜皆加數倍估計加數倍完釐卡勇登舟强搶行李衣物擂打船戶水手衆怨沸騰視為畏途凡商船一隻不敢再至營中採辦軍米及柴草花籬竹木小菜經過該卡有札付路票可憑亦復百端留難或勒令還釐或奪其衣物前後非止一次近日又有米船為該卡阻留驗明札付仍令加倍完釐此等行徑閣下斷不盡知該員奉委抽釐敢於欺蒙作弊殊負委任之意可否將黃馥桂等撤革懲辦敝處另派委員代收西壩卡

釐稅所入銀錢仍解貴營驗收尊處亦留一員在卡會同照料其巡役概用敝處之人以期妥洽特此覆商

曾國藩復丁雨生都轉日昌書

承示淮鹺利弊灑灑數千言至為詳悉所云局外之論公正而不合事情局中之言親切而或多私意善揣摩者不顧物力之盈虛議變法者不計善後之緊重此數語允中肯綮國藩前書欲閣下聽審慎擇而不輕一發者正是此意岸無真商商無真本大亂之後此乃必然之勢不足為怪當同治二年初議改章之時但慮並無一商前來認引今雖無真正巨商而散商熙熙而來已

爲初願所不及驗貲掣籤勸讓三者誠皆流弊然鄙意不加額引以杜搶跌嚴緝私販以防壅滯二者幷行則認引者雖多向隅之商而得引者究無虧本之慮是鹽務可期常旺不至頓壞且驗貲勸讓縱不可行掣籤以定先後固屬可行卽掣籤以定有無多寡亦未嘗不可行假如配籤十支中有二支無引者其八支則自三成四成以至十成不等抽得三成者認百引准行三十引抽得十成者認百引卽准行百引抽得無引者彼亦無可怨尤見鬧湘綱認引改歸岸局李宮保處近又有綱須暫閉商不續招之議似認引太多一節尚不至無法

可施來源不旺場政不清約有三病經閣下飭分司赴場剔弊來春復親往察看量予勸懲並講求損益轉輸之道場政既清來源自旺是三病亦非無藥可治改道六濠經國藩親自閱看再三審定尙屬害少利多閣下所慮一在洋人之侵我利權鄙意中外交涉總以條約爲憑約中無洋人運鹽之條彼本無從覬覦若彼不守約而侵占我不執約而拒之則六濠可侵口岸亦可侵儀徵亦可侵也竊謂七濠口之洋商總宜堅持定力令其移至鎭江均歸南岸與北岸鹽務馬頭界限既淸乃無夾雜比之漢口之鹽船洋船終歲同泊北岸者已有

閘矣一處在船舊挨擠鄙意運船與場船之相擠者過掣積壓之故若於見時每日過掣至二三千之多隨掣隨放可免擁擠國藩初定新河口過掣之時意謂七濠口非洋船應駐之地宜令騰出自六濠口及七濠口以下凡十餘里均可爲鹽艘停泊之所大江雖數千里而可以泊船之地極少故舟人皆泊於西岸支河小港之內其江中可泊船者舵師必尋料上而泊之凡岸之聳出江心者高峭則曰磯低平則曰洲凡磯之下必有深水古人曰洑俗語曰洄溜凡洲之下必有淺灘古人曰皐俗語曰料如散花料盤塘料金剛料鯉魚料之類皆

江中可以泊船六濠七濠口以下亦所謂料也六濠以上則尚有風波之險若依鄙人初議江船盡泊六濠以下不許收入瓜口以內何至與撥船擁擠儀徵所以不便者一則口外之江不可泊船必須收入小河二則河太淤塞挑濬四十餘里不比新河之近而易修至患銅船鹽船之擁擠則來去各有時日其難在三汊河以上瓜口與儀徵所共也一處岸隄驟被之潰圮則排以木樁廂以料埽築以石隄隨時可補救一處損夫水手之滋事則無論何處與鹽皆不能免數者似均無足深慮坍廢議復儀徵故道國藩向來辦事不執己見亦不輕

徇人言必確見利害所在而後舍己從之閣下精思銳入每多獨得之奧而求之太深處處視同荆棘亦未免舍康莊而由鼠穴厭芻豢而思螺蛤聊佈淺見以相質証幸無惜往復再商折衷一是

示文

俞德淵諭淮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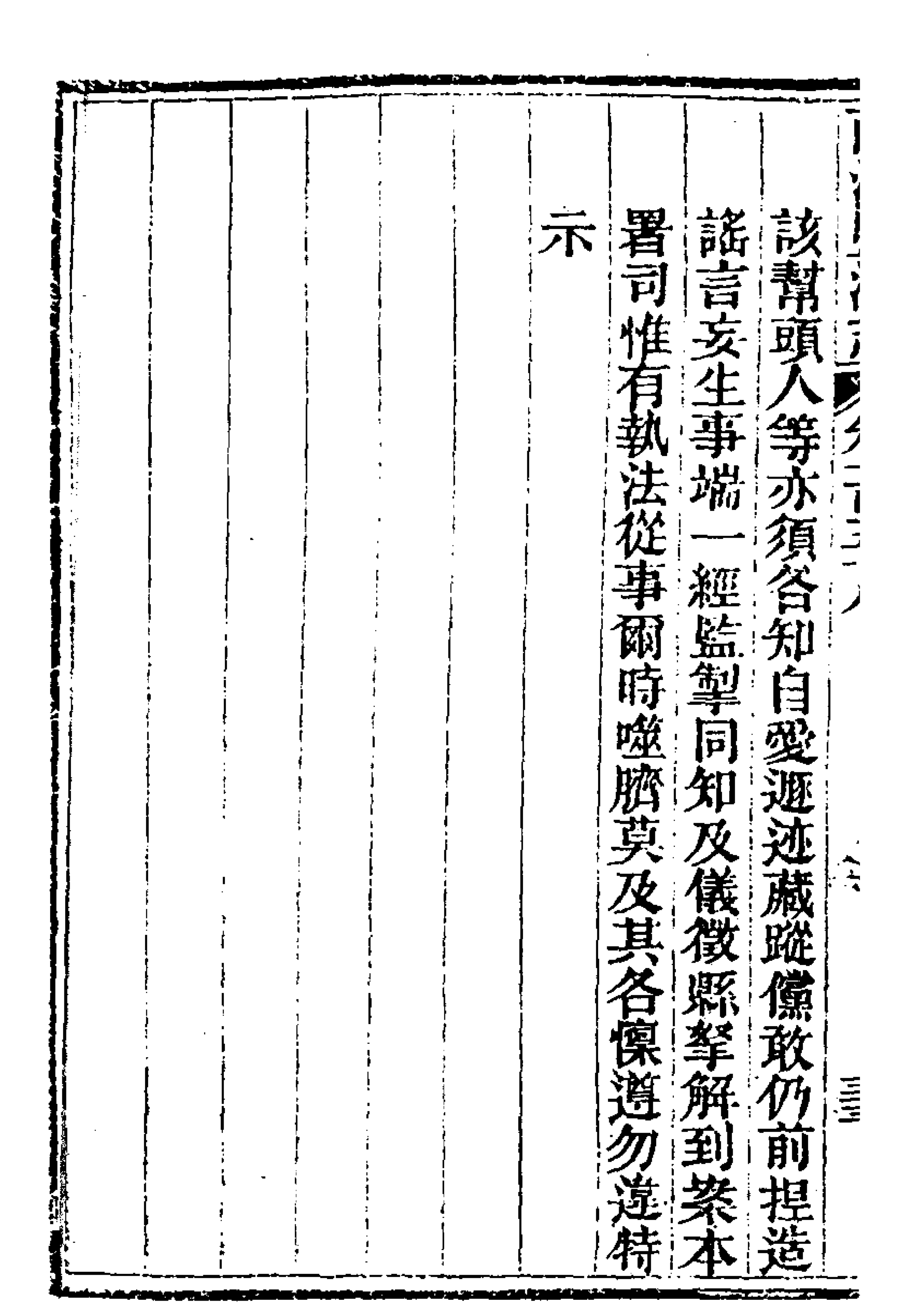
爲明白曉諭事照得前因船戶不得水腳夾帶私鹽影射銷售當蒙

欽差大臣會同督憲奏明此後應將水腳例價照實核發回空船隻按照到日先後挨次編號不得仍蹈買裝舊習所

以必須編號者原以杜大船而裝少引藉以稽查引數起見查原奏內並無輪號挨裝之說商人以成千累萬貲本制鹽上載行走江面千有餘里自應聽其擇選船隻之堅固舵工老成可信之船戶攬載而行以昭愼重況船之大小不同引之多少迥異若必照號挨裝既拂人情更多滋弊總之事用埠頭則賣裝之弊難除添設經手則把持之弊又生督憲洞悉情形深以挨裝之事爲不妥是以檄飭另派公正辦事商人一二名專司編號及督發水脚事宜俾除積弊以示公允玆本署司到任後檢查案卷不特該商人並未前往查辦而自上年七

月間奉文編號起迄今並未辦定轉於埠頭之外另添幫首董事名目殊堪詫異試思埠頭之把持勒索弊已顯然方期力加整頓何堪又添幫首董事反起把持壓裝之漸多一事則多一事之周旋多一人則多一人之費用更與奏定刪減浮費縈文之意迥不相符且本署司訪聞添設幫首人等竟敢私出揭帖意圖挾制亟應嚴行禁革以儆刁頑除詳明督憲並札令監掣同知暨儀徵縣訪拏仍另行委員前往專司編號等事外合行出示通行曉諭爲此示仰商人及埠頭並行船戶人等知悉自示之後所有委員添設幫頭董事人等一概行禁

革商人捆鹽上岸之弊實在於編定四百六十五隻船內自行雇覓報知監掣並委員人等配合引數上載總須將船裝滿不准留有空船致多夾帶如所雇之船不在前編數內即由委員接連已編之船挨次添入仍將自一號起至幾百幾十號止某號裝鹽引若干註明船戶姓名先造總册二本申齎以憑另委大員抽查俟裝載後量明水迹加烙火印開行挨五日造册報明督憲暨本署司查考至應發水腳即查照前委員稟定舊額眼同商人埠頭原契給發如有剋扣平色及埠頭商夥商厮仍有需索情弊許該船戶赴轅喊稟定行從嚴究辦



該幫頭人等亦須各知自愛遯迹藏蹤儻敢仍前揑造
謠言妄生事端一經監掣同知及儀徵縣拏解到案本
署司惟有執法從事爾時噬臍莫及其各懍遵勿違特
示

兩淮鹽法志卷一百五十八